

明
清
文
言
小
說
選





明清文言小说选



薛洪勳

李伟实 王粹刚
选注

湖南人民出版社

明清文言小说选

李伟实 王粹刚选注
薛洪勋

责任编辑：陈仿舜

装帧设计：曾东凡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8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22,000 印张：21.375 印数：1—120,000

统一书号：10109·1398 定价：1.55元

出版说明

为了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出版了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欣赏》丛书。这套读物，按不同体裁和形式，分别编选我国历史上有一定思想意义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作品，供广大读者学习和借鉴。编选中，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尽可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在每种书的前面加了一个《前言》，比较系统地介绍各种体裁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情况及其特点和成就。同时，还附有简要的作者介绍、作品分析和较详尽的注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有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我们也将适当地加以说明和批判。

我们水平有限，在编选这套读物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是明清两代传奇小说的一个选本。

作为文言小说的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各有自己的特点。笔记小说初盛于魏晋南北朝，是小说雏型阶段的一种样式。其特点是“粗陈梗概”，也就是粗线条记叙故事的轮廓。有的作品虽有较为曲折的情节，但并不注意人物的刻画。所记故事大多来自民间传闻，在作者笔之于书的时候，往往作为“实录”来看待，因而与史传文学划不清界限。初盛于唐代的传奇小说则有所不同。鲁迅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胡应麟《笔丛》三十六）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中国小说史略》）从表面上看，在格局上传奇小说较之笔记小说更近于司马迁所创始的史传文

学，但在本质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史传文学虽也有夸张、想象的成分，主导因素则是“纪实”；而传奇小说则是在现实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可以说，没有想象和虚构也就没有传奇小说。这就是说，传奇小说是小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正宗的小说。在传奇小说繁荣的基础上，从宋代开始，便逐渐发展、形成了白话小说，但文言小说也没有变为历史陈迹，每个时代都有人写作，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还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两代已到了它的后期。明代从公元一三六八年到一六四四年，共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清代从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一年，共经历了二百六十七年。从整体上看，在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之前的近五个世纪中，中国仍是一个中华民族所建立的古老的封建大帝国，但在它的肌体内部已孕育着新社会的胚胎，即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打乱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秩序，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就在这个时期诞生了。辛亥革命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革命，它宣告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从此结束了。

在明清两代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奇小说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明初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这是传奇小说再次兴起和曲折发展的时期。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统治受到一次沉重打击。明朝建立之后，为了缓和阶

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明初的社会呈现出相对的安定和繁荣的局面；在思想文化方面，封建统治则还处在由削弱而逐渐强化的过程中，思想和文学创作较为活跃。我国小说史上的两部长篇杰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大体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写定的。诗文的写作也很有成绩。传奇小说也在唐末以来的长期衰落之后，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象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陶辅的《花影集》等比较好的传奇小说专集。这些作者大多是较为有名的学者，能诗善文，他们的小说创作中的优秀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某些愿望；但其中的封建说教和污秽的描写也不少。在艺术上，这些作者有意追踪唐人，不少作品写得较有文采。但喜用诗词骈语，形成一种韵散相间、骈散相间的格局。这种格局进一步发展，便出现了所谓“诗文小说”。“诗文小说”是用浅近的文言写成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篇幅比一般传奇小说长得多，动辄上万甚至达几万字；二是诗词韵语也比瞿佑等人的作品多得多，这些韵语大多是书中人物抒发性情和意绪的自我吟咏，而不是作者外加的评赞之词。明代人称这种小说为“话本”，实际上是介于传奇和话本之间的作品。据现在可查到的篇目看，这种作品在当时至少有几十种，较著名的有《娇红记》、《钟情丽集》、《荔枝奇逢》、《贾云华还魂记》（见于《剪灯余话》）等。基本上都是一些描写婚姻恋爱的所谓言情之作，内容健康的不多。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传奇小说的创作也受到了摧残，《剪灯新话》等作品相继遭到禁断，以至于国内

没有完本流传下来。作者也遭到冷遇和打击。李祜本来为官很有政声，又是大学者，就因为他写了《剪灯余话》，死后竟被摒于“乡贤祠”之外。此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才学的知识分子热心写传奇小说的就不多了。

第二个时期，从明嘉靖年间到清初的康熙年间，这是传奇小说创作卓有成就的一个重要时期，最主要的标志是《聊斋志异》的问世。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反封建的阶级力量中，除广大农民外，市民阶层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全国的许多城市中，都先后出现了市民阶层为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特别是在明清之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和武装抗清斗争，这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汉族地主政权与满族贵族政权一次生死大较量、大搏斗。这种斗争必然要打乱封建统治的秩序，削弱封建阶级的力量。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文化战线上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苗头，涌现出象李卓吾、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具有反封建进步倾向的杰出的思想家。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不多见的黄金时代。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文学、诗歌散文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紧接在这个时期之后出现的小说巨著《红楼梦》、《儒林外史》，就是这个文学繁荣时代的合乎逻辑的总结。这个时期的作品，除了传统的反封建主题之外，在不少作品中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色彩。有些作品就以“性”、“情”相号召，来同封建主义的“理”、“义”相对抗。文言小说集《情史类略》的《前言》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

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万物为散钱，一情为线索。”“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这里简直把“情”做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动力，儒佛道的反动教义几乎被一笔抹倒。大剧作家汤显祖的杰作《牡丹亭》，就是着力写男女之真情，冲破包括生死在内的重重阻障来为自己开辟最终胜利的道路的。就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传奇小说的创作也大放异彩。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是小说巨匠蒲松龄殚毕生精力的呕心沥血之作，成书于康熙年间，包括文言小说近五百篇，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传奇小说，仅这个数字，已足够惊人的了。这部小说以鲜明的爱憎情感，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在许多方面程度不同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美好理想。作者的艺术造诣也极高，在唐人传奇之后，把文言小说的创作推向思想、艺术的高峰。《聊斋志异》是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伟大作品，蒲松龄是受到人民群众由衷喜爱的伟大作家。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看，《聊斋志异》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条件。鲁迅曾指出：“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中国小说史略》）“弥漫天下”、“易代不改”八个字概括得很好。从明后期到清初期，确曾有一大批造诣较高的诗文作家，积极参与了传奇小说的写作。如马中锡、董玘、蔡羽、宋懋澄、戈戈居士、徐芳、王猷定、魏

禧、李清、王晔、黄周星、陆次云、陈鼎、钮琇、王士禛等等，都写出了一些为人传诵的佳作。当时有人在评论李清的传奇小说时说：“行文飞动，有令人歌者，令人泣者，令人解颐者，怒发冲冠者，唐宋稗史野乘莫逮也。”（见《国朝耆献类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钮琇的作品时说：“琇好为俚偶之词，故叙述是编，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黄宗羲也曾赞美王猷定的传奇小说是“近日之铮铮者”。尽管他们的评论可能有比拟不当之处，却可以印证这些作品确实有较高的水准。这些作者是蒲松龄的同时代人，蒲松龄是这些作者中的佼佼者。随着传奇小说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传奇小说的类书或选本。明末有《情史类略》、《正续艳异编》、《广艳异编》等。清代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主要搜集了康熙年间的作品，前后历时十八年方始完成，分集出版。其中收入单编传奇小说近百篇，按小说集选录的也有十余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熙年间传奇小说的创作情况。

第三个时期，从雍正年间到清末，这是摹仿和竞赛的时期，也是文言小说由衰落走向终结的时期。从清初开始，封建的政治和思想统治就在逐步加强着，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便发展到了顶点。清廷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又拉又打的政策，对忠顺者给以高官厚禄，对反叛或“不轨”者予以残酷打击。大兴文字狱，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手段。这种文字狱是由皇帝亲自过问的，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是皇帝鹰犬们罗织罪状的拿手好戏，一起大狱动辄株连成千上百的人死于非命，冤沉海底。在大力提倡宋明理学以加强思想统

治的同时，统治者还把小说、戏曲诬蔑为“海淫海盗”之作，严加禁毁。雍正二年，护国参领郎坤在奏议中引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雍正皇帝下令“着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为这个奏议拟稿的查廷纳也被严加审处，几乎杀头。《夜谈随录》中的《陆水部》一文就是为文字狱受害者鸣不平的。满人昭槱在《啸亭杂录》中指出：“和邦额此条，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论劾者，可谓侥幸之至。”可窥见当时的恐怖气氛。但这种对小说、戏曲的禁毁政策，地方的官吏并没有怎样认真执行，因而对于平民百姓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对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那些热心于功名利禄的人，其作用却不能低估。这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地试笔于小说、戏曲的写作，以免招来横祸。因而，在这一时期中，文化素养、艺术造诣较高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写小说的，写传奇小说的也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中的二、三流作家。他们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不很多。上边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摹仿和竞赛的时期。所谓竞赛有两层意思。一是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的竞赛。先是《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出于清廷的政治需要，对《聊斋志异》表示不满，并将其摒弃于《四库全书》之外，接着又自撰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企图抵销《聊斋志异》的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随后，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也写了一部志怪小说《新齐谐》，企图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鼎足而三。但是这两部作品的消极影响较大，艺术水平的差距更为明显，无法与《聊斋志异》相抗衡。因而，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争相追摹《聊斋志异》

的热潮。尽管这类作品的成就都低于甚至远远低于《聊斋志异》，但也各自有其特色，它们之间也在竞赛着。这是竞赛的第二层意思。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创作于乾隆年间和同治、光绪年间。比较好的，乾隆年间主要有沈起凤的《谐铎》、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和邦额的《夜谈随录》等，嘉庆、道光年间主要有冯起凤的《昔柳摭谈》，管世灏的《影谈》等，同治、光绪年间主要有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吴芾序的《客窗闲话》、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等。这个时期的作品都是文言小说集，每种都包括传奇小说数十甚至数百篇，因而数量并不少，除少数作品外，质量却每况愈下。到了晚清，报刊杂志上虽还出现了大量单篇的传奇小说，然可取的亦不多。至此，我国古代（包括近代）传奇小说发展的历史便归于终结。

这是明清传奇小说发展的概况，至于每个作家、每部作品的具体情况，可参看本书正文的有关介绍。

上面从纵的方面叙述了明清传奇小说的一个大略的发展过程，下面再从横的方面分析一下明清传奇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因为明清传奇小说包括了众多作家的大量作品，而且各有其特点，所以，这里只能作点粗略的分析。

从思想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了封建时代社会的和政治的黑暗。明清传奇小说的优秀作品，对上至皇帝、朝臣，中至各级官府，下至地主

豪强的罪恶，都有所揭发和批判。《陆水部》、《张羽军》等篇是写皇帝亲自制造的文字冤狱的，作者敢于直斥皇帝“不法”，对受害者明确地表示了同情和赞扬。《东游纪异》是用寓言小说的形式抨击宦官专权的，把宦官比为狐狸，把支持他们的人比为老虎。由于这些“兽类”盘踞在宫廷左近，使得京城弥漫着黑雾。《太虚司法传》、《绿衣人传》、《公大将军延师》等篇，是抨击朝政黑暗和封建暴政的，揭露了当朝宰辅之类大官僚的凶残面目。至于对各级官府的揭发，那就更多了。《义牛传》写出了官绅勾结、残害百姓的情形。《上官完古》篇则通过一个幻设的生活场景，概括地描述了舞爪张牙的封建官吏和层层加码的徭役赋税逼得黎民百姓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惨象。还有一些篇章是通过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婚姻爱情中的不幸来直接、间接揭露社会的黑暗的。《琼奴传》、《秦吉了》等篇，都揭露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的惨状，以及剥削者的丑恶灵魂，是这方面的佳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些作品在揭露和抨击人间不平时，不仅对被侮辱、被损害者表示同情，甚至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他们的反抗，当然这种反抗是不包括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内的。《记盗》篇开头说：“盖盗者，迫于饥寒，或为仇恶报怨，不得已而为之。”把所谓“强盗”描写为一些被社会埋没了的才华出众的俊杰之士，对他们表示赞赏，为他们鸣不平。《义牛传》在对官绅表示愤慨之余，让“义牛”冲进官府，为受害者报仇雪恨。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人民大众郁积已久的愤懑和反抗情绪。这些，生动地表明了一些有正义感的传奇小说的作者，与普通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有相通之

处的。这是值得称道的。

(二)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在明清两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在封建经济机体内的进一步发展,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明显,以至于成为社会生活的杠杆和某些人思想行动的支配力量,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金钱拜物狂。《辽阳海神传》曾这样加以说明:“徽(安徽省地方)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这是说,金钱的多寡决定了人的“贤不肖”,支配了人的爱憎情感。《泾林续记》中有《苏和》一文,其中描写主人在接待商客时,全按拥有财富的多少来排列他们的座次。头一天,苏和因所有无几,被“摈于末席”,他自己虽感到惭愧,又觉得理应如此。第二天,因他携带的龟壳被视为无价之宝,结果是主人“更设盛筵延苏,置上席”。这表明,金钱的多少决定了人们的贵贱。在这种情况下,形形色色的掠夺者、剥削者都拼命地追逐金钱。为了金钱,他们天良丧尽,坏事作绝。《桂迁梦感录》《孀妹殊遇》等篇就描写了这种情形。沈起凤的《谐铎》一书更是以揭露金钱罪恶为其最大特色。因为作者是由富家子弟沦落为“穷措大”的,冷眼旁观,看得真切,形成文字,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称金钱为“钱神”,把它形容为极端无耻的“老面鬼”,把金钱狂热的追逐者描写为抱粪蛋的蜣螂,即“屎货郎”。在《鄙夫训世》篇中,作者让一个金钱拜物狂现身说法。他说,要想有钱,就得除掉自己身上的内外之贼,内贼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仁为恶首,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却几多挥霍;匹夫仗

义，破产倾家，亦复自苦，我见利则忘，落得一生受用；至礼尚往来，献编赠纴，古人太不殚烦，我来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智慧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终身，只须一味混沌，便可长保庸福；若千金一诺，更属无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机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无造门之请。此五者皆除内贼之诀也。精而明之，不爱脸，不好名，不惜廉耻，不顾笑骂，持此以往，百万之富直如反掌间耳。”这是对当时的一些剥削者一个概括的画像。作者们在揭露剥削者的丑恶面目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些不爱金钱、以劳动为生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如《村姬毒舌》、《蛟奴》中的村姬母女和陶家母女，就是写得较为生动的这类形象。在《谐铎》等书中还出现了挥斥金钱、甘心清苦的剥削阶级叛逆者的形象，与《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同类人物。至于当时的广大市民阶层，其中大多数人还属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他们的身上固然反映出了一些市俗的庸人习气，但劳动者的本色并未丧失，因而与上述那些剥削者是不同的。对此，不少作品也做了正确反映。《辽阳海神传》在写到程宰向往金钱时，海神指着眼前景物说：“此是他物，何可为君有耶？君欲取之，亦无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为福，适取祸耳。吾安忍祸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经营，吾当相助耳。”这反映了劳动者对金钱的一种态度。《青眉》篇还赞美了一对从事手工业劳动的青年夫妇，他们依靠辛勤劳动来建立自己的美满生活，并坚持与道德堕落的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还有，市民阶层中一些人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以及他们身上的反封建的思想意识的表现，在《负情侬传》、

《珍珠衫》等篇中也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但这方面的内容不如白话小说那样充分和深刻。

(三) 赞扬了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爱情、自主婚姻所进行的斗争。与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一样, 婚姻恋爱题材在明清传奇中也占有较大比重。在明清传奇中, 这种作品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中上层社会即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的, 如《娇红传》、《小青传》、《补张灵崔莹合传》、《娟娟传》、《秋风自悼》等篇即是。这些作品描写了青年男女在爱情上的觉醒, 他们由自由相爱, 发展到为终成眷属而斗争。但由于他们出身于剥削阶级, 封建礼教往往成为他们身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得较为软弱, 常常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他们大多数人, 只是在婚姻问题这一点上与封建主义有矛盾, 在其他方面倒是颇为一致的。其中少数人, 在自己的痛苦经历中, 逐渐产生了与封建阶级的离心倾向。《娇红传》中的男主人公申纯, 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下, 最后殉情而死,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背叛了尽忠全孝的封建信条。这些婚姻爱情故事生动表明了, 对于统治阶级的青年男女来说, “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 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 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 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在整个古代, 婚姻的缔结都是父母包办, 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 并不是主观的爱好, 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另一类是描写市民阶层的婚姻恋爱的。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在婚姻恋爱上的表现, 与上述青年男女有很大不同, 在他们身上封

建意识比较淡薄。在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过程中，他们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而是泼辣大胆，敢作敢为，有一股清新的气息。在受到封建势力干涉的情况下，他们敢于私自相会，私自结合，以至于弃家出走，另立新业。象《绿衣人传》、《青眉》、《秦吉了》、《宜织》、《何氏女》等篇，都是写这种爱情的。在《情史类略》等书中，还有一些篇章写得更为大胆。此外，在一些作品中，作者在揭露封建势力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些思想开明的家长形象。他们能够体贴儿女们的心意，乐于成全他们的好事。《翠翠传》中的女方家长表示：“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这不但是尊重女儿的心愿，还反对买卖婚姻。《萤窗异草》中的《杨秋娥》篇写道，男女相爱之后，男方到女家求婚，女母表示：“老妇龙钟，耳目之聪明，大逊往日；儿女姻事，不敢自作主张；俟小妮子来，与郎君旗鼓相当，渠之意中，老妇之意亦中矣。”这是让儿女们自己相看，自己定婚。这些生动的描述，与上引恩格斯的话对看，其反封建的民主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以上，只叙述了明清传奇的一部分比较主要的内容，有举例的性质。象反映爱国主义思想，颂扬高尚道德情操，赞美英雄豪侠，描写奇人异士，表现人类的聪明智慧，等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分析了。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在思想内容方面，明清传奇与唐宋传奇相比，是有某些突破的，也就是说，明清传奇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比唐宋传奇更深更广一些，民主倾向也有更明显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明清传奇作家比唐宋传奇作家更为高明，而